

又到秋收谷满院

本报老年记者 杜同祥



秋天的微风，夹着秋草干枯的芳香一阵阵吹来，让人心旷神怡，田间满眼尽是丰收的景象。

退休后的生活休闲安逸，郊区田野是畅享田园风光的好去处。一次信步来到附近的村庄，一家四合院的大门敞开着，院子里的空地上摊晒着大豆、玉米。大豆秧干枯，饱满的豆荚被撑爆了肚皮，露出密密挤在一起的黄豆粒，圆圆滚滚的，迎着暖暖的太阳发出轻轻的炸裂声。成堆的玉米穗，穿着浅浅的黄色外衣，这是刚从田里收回来的。一对老年夫妻正在埋头剥玉

米，和煦的阳光照进院子，和着秋虫的鸣唱，一幅和谐美妙的画卷。

我不由自主地走进农家小院，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男主人抬起头，主动给我打招呼：“来吧，坐下歇歇。”他黝黑的脸庞，健康的肤色，说话间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淳朴干练，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把式。“玉米粒这么饱满，收成不赖。”我搬了个小凳子坐下，一边闲聊，一边帮着干起活儿。

年轻时在农村插队下乡，农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加上跟男主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很是投机。女主人和他

一样干练，将编好的玉米挂在一旁的枣树下，长长的玉米辫、金色的玉米棒是秋天的经典画面。高大的枣树，枝繁叶茂，挂满果实，沉甸甸的，越过了墙头。院子里的一端还有个精致的小菜园，萝卜白白的身子破土而出，一畦畦的白菜个大结实，红红的小尖椒挂在枝头……

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农家的小院处处是秋天的元素，这是城市里无法比拟的。说真的，我喜欢秋天，更喜欢秋天的农村。

铁匠王大锤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村子里有一王姓打铁匠，大名已记不清，村里人都叫他王大锤。

王大锤，在我们那边是一个有名的铁匠，靠制造和维修各种铁器为生。他中等身材，看上去50岁出头。由于长年抡锤打铁，有点弯腰驼背，宽厚的肩膀，粗糙的双手，赤红的脸庞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王大锤两口子有一个儿子，跟我是同龄人，还是同班同学。那时候，我每天去学校上学，都会经过王大锤的铁匠铺，喊他儿子一起去学校。

村子里有一条东西大路，西端路北有两间不起眼的老屋，是王大锤的店面房。走进铁匠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种铁器成品，刨刀、菜刀、剪刀、爪钩、铁钉等，庄稼人使用的各种铁器应有尽有。铁铺的另一端是铁匠打铁的操作间，中间是用砖头砌的半人高的打铁炉灶，炉子左侧紧靠着一个硕大的风箱。

打铁可是个技术活，同时还要身体好、有力气。小时候，我经常去王大锤家找他儿子玩耍，顺便到他的打铁操作间看看。王大锤把铁块放在炉篦子上烧，上面盖上一块耐火瓦，只见他左手拉动风箱，炭火发出呼呼的燃烧声。等铁块在炉膛内变成红色，王大锤看准火候，迅速用铁钳子把烧红的铁块钳出，放在铁墩上按照铁器件的规格用锤子敲打。操作间火花四射，像仙女散花，很是壮观。一个普通的废铁块，在王大锤的敲打下，变成了一件漂亮的铁器件。有时要打大一点的物件，铁坯子需要反复在炉膛内煅烧，再把锻件反复热锻，王大锤用小号锤子有节奏地击打锻件部位。他徒弟抡起大号锤子稳、准、狠地击打王大锤小锤指的位置。有力的击打声过后，一件铁器物件就打造成功了。

王大锤技能高超，制作的各种铁器物件质量好又耐用，而且谁家的锄头坏了，谁家菜刀、剪刀不快了，他总是热情地帮忙抡刀磨剪子，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就连生产队里的锄头坏了、耙丁掉了、犁铧断了，他也会不讲条件、不说价格。

数十年过去了，现在农村很少能再见铁匠的身影，打铁也实现了机械化，打铁使用的各种锤子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名叫铜锤、铁锤、大锤的人也渐渐老去，但是我的记忆里永远有他们。



山里人 蒋平 摄

父 爱

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

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煤矿工人中的一员，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父亲又跟大多数家长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尽其所能为我们兄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他用挚爱，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勤劳朴实的父亲就要求我们表里如一、诚实做人。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在学校捡到一支钢笔，如获至宝带回家。谁知一向对我疼爱有加的父亲，脸上不仅没有灿烂出我想要的微笑，反而严肃得令人生畏，仿佛我没有立即上交捡到的钢笔酿成了大错。

在学习上，我们也没让父亲失望。从小学到初中，家里贴满了三好学生奖状。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所在单位实行班中餐，凡下井人员都能领到一份香甜可口的美食。父亲每次领到后都舍不得吃，总是带回家让我们分享，而他自己却啃着从家带去的窝窝头充饥。后来每当母亲谈及此事，我总能感受到父亲对子女的爱。直到我做了父亲，这种感受愈加强烈。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兄妹几人一直秉承诚实做人的原则。记得有一次，因业务需要，我到财务科办理2000元借款，恰巧其他人员到财务科还款2000元，出纳员顺手将此人还的

钱递给我。我接过后数了一下，竟然多了好几张。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将多出的钱退了回去。

父亲年轻的时候远离家乡，只身一人来到焦作打工。因为交通不便，收入低，父亲很少回家探望爷爷、奶奶。那种思乡之苦，那种长期萦绕在心头的乡愁，父亲虽然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但我能从父亲的一个日常行动中体会到，即发工资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中拿出10元钱，迫不及待地通过邮局汇给爷爷、奶奶。

父亲十分热爱自己的职业。自参加工作后，他就以一个农村青年特有的质朴，一心扑在工作上，基本上年年被评为区队先进生产者。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之间，慈祥的父亲离开我们已近20年。这期间，我曾多次夜半时分独坐窗前，泪眼朦胧地仰望深邃的苍穹，欲把思念的话对轻柔的微风诉说，对皎洁的明月诉说，对宁静的夜色诉说，对浩瀚的星辰诉说。也曾多次拿起笔来，想把思念的话定格于日历之上，定格于素笺之上，还原父亲对子女的关爱、对工作的执着，还原他沉默寡言下一腔热血向天歌的情怀，但因能力有限，终难下笔。一晃，时光的脚步走到了今天，难以承受思念之苦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落笔成文，以此缅怀父亲。

我的家乡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覃怀大地是我家乡
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无论走到哪里
你永远镌刻在我心上

你胜过彩云之南的春夏
萝北的秋冬
风娇日暖
你是轻轻叩响太行山顶的晨钟
层峦叠嶂
你是青龙峡春夏秋冬
被扰乱了的行踪
岁月更迭
你是中原大地秋光里
不愿散去的鬼斧神工
云静天空
你是倒映在沁河中天际晚霞的绯红

我的家乡啊
当你携着无数漫漫情愫向我走来
缓缓地讲述着饱经风霜的峥嵘岁月
当你把近些年的成就
向我们一一展示
让我们感受你广阔的胸怀
仰视你高大的身躯凌空

我的家乡啊
我永远怀念你
在那安静的庭院里
我吟诵着我的家乡
在青天河粼粼的碧波里
我聆听着我的家乡
在太行山的伟岸颠峰上
我凝望着我的家乡
在云台山的人间仙境里
我赞叹着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啊
是你，送走了久远的迷茫
是你，扬帆带我们启航
是你
成为游子心中永远挂念着的白月光

我的家乡啊
春满菜花闪金光
夏季荷花绽靛装
秋菊盎然溢清香
冬降覃怀大地白茫茫
一派北国风光

云台山、青天河、青龙峡、太极故乡
哪一处不是各有千秋
怀山药、怀牛膝、怀菊花、怀地黄
美名天下扬
山川秀美，钟灵毓秀，翠华福地
天下宾客皆赞誉

家乡啊
我轻轻地呼唤你
在我的心灵深处万物你最美
那常含泪水的眼角
闪耀的是被爱的深沉的你
家乡啊如此美
怎能令人不陶醉
覃怀大地如此美
我把心中的赞歌献给你